

徐余 著

长篇小说

慈善，不能是一种商业博弈！
慈善，不能是一个利益筹码！

首善

我的慈善
谁做主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请勿对号入座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徐余◎

长篇小说

慈善，不能是一种商业博弈！
慈善，不能是一个利益筹码！

首善

我的慈善
谁做主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善 / 徐余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060-7027-0

I. ①首…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0743 号

首、善

(SHOUSHAN)

徐余 著

责任编辑: 原 娟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027-0

定 价: 33.8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853

目 录

- 第一章 伪慈善家的伎俩/001
- 第二章 选择“单干”是把双刃剑/006
- 第三章 郑光明的发迹史/017
- 第四章 绑架事件幕后的猫腻/024
- 第五章 女人的心思/031
- 第六章 暗访付出的代价/037
- 第七章 “第一名媛”的饭局/045
- 第八章 女记者的地下情/052
- 第九章 郑光明进了圈套/059
- 第十章 谁是泄密者/065
- 第十一章 黄茂森的如意算盘/072
- 第十二章 “慈善”论坛是个幌子/079
- 第十三章 LV挎包/086
- 第十四章 省城搬来的“救兵”/093
- 第十五章 黄会长去了北京/102
- 第十六章 副县长手中的“刷子”/107
- 第十七章 原来他们是一伙的/114
- 第十八章 女记者重返灾区/122



首善



首善

- 第十九章 三合县的一场慈善秀/129
- 第二十章 扫黄扫到了港商/136
- 第二十一章 被人当枪使/143
- 第二十二章 黄鼠狼给鸡拜年/149
- 第二十三章 家庭风波/157
- 第二十四章 硬币的正反两面/164
- 第二十五章 照片里面的线索/173
- 第二十六章 刀架到了脖子上/180
- 第二十七章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86
- 第二十八章 九十九朵红玫瑰/193
- 第二十九章 “干爹”的来电/202
- 第三十章 副县长被“双规”了/208
- 第三十一章 一封邀请函/215
- 第三十二章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22
- 第三十三章 沈公子回到东州/229
- 第三十四章 三合县是潭浑水/238
- 第三十五章 纪委找上门/248
- 第三十六章 商学院是个圈子/257
- 第三十七章 黄市长变卦了/265
- 第三十八章 拿“贫困”大做文章/272
- 第三十九章 楚河汉界,摆开阵势/280
- 第四十章 黄会长的两难选择/289
- 第四十一章 招标会只是走个过场/298
- 第四十二章 “诈捐门”里的新线索/306

第一章 伪慈善家的伎俩

正值四月,地处长三角地带的东州城却没有丝毫的春意,一连数天的阴雨天气扰乱了整个城市的秩序。

29日一大早,伴随着一声声滚滚而来的春雷,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迅速占据了东州各大报刊媒体的头版头条,如同瘟疫般传遍了东州的大街小巷。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东州市知名企业家、慈善家潘鹏飞被市检察院正式批捕。

一时间,潘鹏飞的人生如同坐了个荒诞的跷跷板,瞬间从神坛跌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

“慈善家还是伪道士”、“非法吸存4000万”、“一失足成千古恨”、“企业家行善的背后”……一个个醒目的标题刺激着东州普通老百姓的眼球,有好事的媒体还详细地勾勒出了潘鹏飞的“骗子慈善路线”。

2008年10月22日,潘鹏飞做出了一个足以轰动东州的慈善举动,一次性向“德基金会”认捐冠名基金3000万,成为了东州德基金会“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单笔冠名基金”。

在东州,德基金会是一家颇有声望的慈善机构,成立于2006年,是由官方监管指导的民间慈善团体。这些年,在许多慈善场合,都能看到德基金会的影子。

当时的潘鹏飞在东州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家,在民营企业高度发达的东州,他名下的东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连百强企业的尾巴都抓不到,充其



量只能算是中小企业。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东州家喻户晓的名人。

第二天，一家东州本地的报纸使用了两版巨大的篇幅来介绍这位慈善家的行善壮举。

打铁要趁热，紧接着潘鹏飞陆续开展了“高密度、多频次、大手笔”的善举，并高喊着“慈善已经成为我公司日常运营的一部分”的口号。在各种公开场合，潘鹏飞还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和东州的另一位知名的慈善家捆绑在一起，声称他就是自己慈善事业上的榜样。

这个人就是东州著名企业家郑光明。

正因为这种自我宣传和广告效应，潘鹏飞被推上了神坛。

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很难判断对与错，是与非。只有过去了，回头去看才能看清楚、悟明白。

现在看来，潘鹏飞的一切行为似乎都是他事先精心策划好的。当然，他认捐的3000万也成为了一块鸡肋。

根据潘鹏飞和德基会的协议，“认捐3000万”并不是要一下子拿出3000万的真金白银，而是每年拿出3000万的银行利息，逐年累积，直到捐满3000万为止。直至案发，潘鹏飞才捐了360万。

拔出萝卜带出泥。根据相关媒体披露的消息，其实早在2004年12月潘鹏飞就曾因非法传销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出狱后，当时的“潘朋斐”更名为“潘鹏飞”，并注册了东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复盘”之后，潘鹏飞便精心策划了自己的成名之路，更是行骗之路。

那就是高调地做慈善！

首先，通过“惊人数额”的大手笔捐赠，吸引外界的关注，并获得政商资源和社会地位或荣誉职务。其次，把他与这些政商名人握手、会见的合影及相关荣誉证书等，作为他对外宣传的信用凭证，并吸引媒体的大篇幅、密集曝光。再次，利用自己的高知名度的“名人效应”，转化为公司的广告效应，吸引大批仰慕者、追随者和潜在客户。最后，依据自己占据的高道德地位优势“忽悠”、欺骗社会上的普通大众“投资加盟”公司，通过购买四种产品成为该公司不同级别的四种“爱心使者会员”——爱心仁者、爱心行者、爱心达者、爱心尊者，再通过实施联爱计划，即以23%的高息，引诱购买公司产品分红投资的方式，最终非法吸储4000万元。

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两个意思完全相反的词语也许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得知消息的郑光明唏嘘不已，长叹了口气，狠狠地将当日的《东州都市报》砸在办公桌上。而后，起身在办公室不停地踱来踱去，他的脚步听上去有些沉重，甚至紊乱。

“无耻！卑鄙！败类！”他在心里暗暗骂道。

潘鹏飞的所作所为对于原本就处在火坑中的慈善事业，无异于火上浇油。

从潘鹏飞被正式批捕到现在，各大媒体的采访蜂拥而至，他一一委婉地加以拒绝。

对于媒体，郑光明一向都没有太大的好感。在他眼里，多数媒体只会挖猛料、做噱头、断章取义，再贴上醒目的标签，为的是销量或收视率，却丧失了本该有的公正和良知。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现如今，每个圈子，每个行业都是个江湖。整个社会就是个大江湖。

江湖有江湖的游戏规则，慈善圈也是。

你不想面对媒体，但他们会主动找上门，让你去面对公众。

有市场就有需求，有需求才能制造市场。

媒体的需求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一种是负面的。而负面的往往比正面的更具有价值，潘鹏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郑光明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缓步走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洞察着窗外阴霾笼罩下的东州城。

在所有的色彩中，郑光明最喜欢的是黑色。在这个光怪陆离，充斥着五颜六色，人人玩猫腻的社会，也许只有站在黑暗的角落才能迎接那一丝一缕的白色亮光。

这是潜意识里的一种自我提醒和警觉。

阳光镌刻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得更加坚毅。

片刻后，门外急促的敲门声扰乱了他的思绪，进来的是他的助理肖雅雯。

肖雅雯属于典型的80后，刚满27岁。看上去比一般的同龄人稳重、干练许多，尤其是眼神中透露着那份坚定和执着，是郑光明选择她做私人助理的最重要原因。三年前，她从东州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放弃了进省城一家电视台的好机会，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家乡，选择了东城集团这家民营企业，鞍前马后地跟随在郑光



明的身边。

此时此刻，她却没有了以往的镇定。

郑光明有种不祥的预感，问：“雅雯，怎么啦？”

“郑总，五分钟前，在新浪微博上对潘鹏飞事件有最新的爆料，内容……内容与你有关。”

“什么？与我有关？”郑光明大为惊讶，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电脑前，登录上新浪微博，又问：“谁爆的料？”

“叶茜女士！”

“谁？叶茜？”他握着鼠标的手猛地抖了一下。

叶茜在东州可不是个小人物。她是东州知名度很高的学者，以敢于直面批判政府有关部门的不作为而著称，同时又是东州影响力最大的周刊《视觉》的首席专栏作家，文笔犀利，入木三分，单单是博客的点击率就超过百万，微博粉丝有数十万之众。

闲暇之余，郑光明也会去看一些叶茜写的专栏和博文，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学者，他的内心是尊敬的，甚至带点惺惺相惜。

但是，她为什么会把自己和潘鹏飞牵扯到一起呢？

郑光明的脑子一片空白，迎接他的是足以令人窒息的文字。

“一、伪慈善家潘鹏飞在各种场合把知名慈善家郑光明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二、据可靠消息，潘鹏飞的东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郑光明的东城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同时潘鹏飞在东城集团内部担任副总的职务。请郑光明先生出面给予解释。”

这条几分钟前刚发布的微博，已经被转发了几千次，评论也飙升到上千条。

郑光明的双手依然僵持在键盘上，周围的空气仿佛在瞬间凝滞了。

顷刻之间，他脸上的表情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麻木，进而是愤怒，内心升起一股无名之火。

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和潘鹏飞成了“一丘之貉”，更没有想到这些子虚乌有的“罪名”竟出自叶茜女士。

“太不负责任了，简直就是污蔑！”

他重重地捶了一下办公桌，站在对面的肖雅雯的心也随之抖动了一下。

“郑总，刚才我试着联系叶茜女士，可是她的手机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您

看？”

郑光明极力地平复着情绪，说：“清者自清！如果需要，适当的时候我会出面澄清事实。当然，如果能联系上她，我看有必要约时间见个面谈一谈，看是不是存在着什么误会。”

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冷处理，不解释。

这种事越是解释，趁机起哄的人就越多，甚至下黑手的人就越多。一旦微博成了战场，想收场可就难了。

现如今，大部分的网友总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去看待网络上的信息，更何况消息出自一向敢于说真话的叶茜女士之口，可信度自然不容置疑。

而且，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你在战争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郑光明看来，角色只有一种，那就是小丑。

叶茜为什么会发布这条根本不负责任的微博？

这个问题在郑光明的脑海中萦绕着，但依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尤其是潘鹏飞的东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东城集团的子公司，和他在集团担任副总的虚假信息，简直就是扯淡！

除了同样的公司“抬头”，这完全是两家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公司。

但也正因为这种巧合，无形中增加了爆料的可信程度。

按照眼下的传播速度，这条微博估计在短时间内就会成为轰动全市的大新闻。

郑光明眉头紧锁，说道：“雅雯，你先出去，我想一个人冷静冷静。”

肖雅雯本想说几句安慰的话，想了想，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作为助理，行动要远远比言语重要。

她会意地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第二章 选择“单干”是把双刃剑

听着肖雅雯渐渐远去的脚步声，郑光明点上一支烟，刚抽了几口，手机便响了起来，他犹豫了片刻，才按下接听键。

“郑总，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

“黄会长，托您的福，一切都挺好的。”

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德基会的常务副会长黄茂森。郑光明和黄茂森并不熟悉，只是在几次慈善活动上见过几面。归根到底，是彼此尿不到一个壶里面，对慈善的理解不同，走的路子也不同。最近几年，郑光明选择了“单干”。说是“单干”，其实就是和慈善机构“对着干”。之所以会“对着干”也是无奈之举，不是他不愿意把善款交给慈善机构打理，而是不放心。不管是官方的，还是带有民间性质的，都不放心。

行善之初，他也曾和多家慈善机构合作过。有纯官方的，半官方半民间的，也有纯民间的。合作久了，才发现这里面的猫腻太多，关系太复杂，水太深。

他们拿了钱，怎么用，用了多少，有没有落到实处……无从过问。久而久之，郑光明得出了一个结论，大部分慈善机构干的慈善事业就是一笔糊涂账。

更有甚者，把善款挪作他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基金会，炒股票、买期货、搞地皮……空手套白狼，亏了算别人的，赚了进自己的腰包。这算是比较隐晦的，操作起来也需要技术。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就是把善款流进自己的银行账户，花天酒地，买别墅、购豪车、包二奶。

每个圈子、每个行业都有默认的游戏潜规则。一旦有人捅破了那层薄薄的窗户纸,里面的人就会赤身裸体地站在你的面前,他们的切身利益就会受损。进而是明里暗里地反扑,把你塑造成搅屎棍的形象!

至于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不是法律说了算,而是权力说了算。

一番抉择,郑光明选择了一条比较极端而又高调的慈善之路,那就是绕开慈善机构,通过个人的号召力聚拢“真金白银”,然后亲自送到被捐赠者的手上,并邀请媒体做现场报道。

一些评论家和媒体给他的这种极端而又高调的慈善之路加了顶帽子——“暴力慈善”。

社会各界对“暴力慈善”也是贬褒不一。

支持者认为,暴力慈善打破了慈善体制的条条框框,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慈善道路,势必会推动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质疑者认为,暴力慈善只不过是一场个人秀,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知名度,换取巨额的商业利润。

有一次,郑光明在接受一家省级知名媒体的现场采访时,主持人就犀利地抛出了他是否是在作秀的问题。

“即便是作秀,我郑光明也是拿着真金白银在作秀,我希望这个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来作这场秀。”

1.2亿、1.6亿,这就是郑光明2008年和2009年交出的“暴力慈善”的答卷。

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头衔:东州市政协常委、东州市青联副主席……

荣誉能把一个人捧上天,也能让一个人下地狱!

纷至沓来的荣誉正中某些居心叵测的人的下怀,什么用金钱买“红帽子”,用“红帽子”牟取商业利益的“谣言”不绝于耳。

郑光明承认自从头上有了光环之后,的确会换来许多隐形的商机。因为你的知名度,有些人会自然而然地找上门跟你谈合作。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东城集团几年来营业额翻了几番,一跃成为东州建筑施工行业的领头羊。

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自己所赚取的都是合法经营所得。

作为一个做慈善的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了,才有本钱和机会去做慈善。

但是,许多同行却视他为眼中钉,恨不得有朝一日东城集团轰然倒台。同行之



间的压力是横向的,除此之外,还有纵向的压力,来自慈善机构的压力。你郑光明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在民间吆喝热闹,那就意味着流入他们账户中的善款少了,善款少了,某些中饱私囊的头头脑脑们的口袋就紧了。他们一个个都恨不得郑光明早日下地狱,这其中就包括黄茂森。

做慈善就是如此,吃力不讨好,还要随时做好准备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不过,谣言止于智者!

想做一件事,尤其是做成一件在他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招致各种声音再正常不过。

对于质疑声,郑光明一贯选择沉默,沉默有时候是最有力的武器。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他才会做出回应。

让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吧。

更何况,人在江湖,做事不能过于一根筋,该圆滑的地方还是得圆滑,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更多的时候不是一种卑鄙的手段,而是为人处事的艺术。

就拿自己和黄茂森来说吧,虽说面和心不合,但绕来绕去大家毕竟在一个圈子里,又都是自己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还是要维持的。

“郑总,潘鹏飞的事情,想必你也应该知道了吧?”

“刚看到新闻。”

“郑总啊,坦白说,我和潘鹏飞相识多年,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黄茂森佯装扼腕叹息道,转而又说,“这个潘鹏飞,在各种场合,可是都是以你为榜样的。出了这种事,对郑总你的名誉,也是一种损失啊!”

“黄会长,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谈不上什么名誉不名誉的。”

“郑总,你过谦了。这几年,你为慈善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可是有目共睹的。”黄茂森,顿了顿,又说,“现在有些事,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对你的名誉,能不是种损失嘛?!”

这个黄茂森,在圈内素有“黄老邪”之称,最擅长的就是皮笑肉不笑的说话方式,往往让人吃不准,摸不透。

他指的有些事,无非就是叶茜刚刚在微博上的爆料。他特意打这个电话的目的,表面上,是关心。实际上,是幸灾乐祸。

郑光明还没缓过神来,黄茂森又借题发挥道:“郑总,我个人觉得,做某些事情,归根到底,不是结果有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你看,潘鹏

飞就是个例子。”

黄茂森的话，潜台词很明显，是在影射自己做慈善的方式，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过上几招，郑光明便称手上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挂了电话，要是继续掐下去，只会徒增火药味。高手过招嘛，点到为止即可！他继续抽着烟，有节奏地把玩着手上的手机。片刻之后，给老同学——《视觉》周刊的总经理兼总编辑夏志文打了个电话。

在电话里郑光明没有多说，只是说想去夏志文的办公室坐坐，夏志文混迹媒体圈多年，早就成了“人情”，虽说八九不离十地猜到了郑光明的来意，不过既然郑光明不说，他也就没有多问。

两个人的同学关系源于这些年备受推崇的一种“时髦”，那就是，成功人士，尤其是知名企业家重新走进高校学习的风潮！一时间，一些知名院校的商学院便成了香饽饽，纷纷推出了EMBA、MBA、EDP……，为不同的人量身打造各种课程。

能不能充电，充了多少电，那是其次的。最关键的是，商学院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平台，一个人脉和资源互补的平台。

这种无形资产所带来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他们的投入。

而且，这些人都是混迹于各个行业的精英，道行深得很！

今天你帮我一个忙，明天我还你个人情。靠的不是彼此间的感情，而是利用价值。

利益才是感情的排头兵！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一条潜在的生存法则，怎么玩，玩到什么样的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最终到达的高度。

因此，这种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同学之情就少了份纯洁与高尚，甚至有些齜齜。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清一色的笑容，可你却猜不透他们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笑里面是不是藏着刀，而且还是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挂了电话，整理一番，郑光明便拎起黑色的PRADA公文包，加快脚步出了门，走进电梯。

大约半个小时后，奥迪A8下了高架桥，很快便到了《视觉》周刊所在的时代大厦。

对于车子，郑光明一向没有讲究，不就是个代步的工具嘛。不过人混到了一定



的程度，座驾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代步的工具，而是脸面。有了这张脸面，你才有资格出入一些场合，和一些高层次的人交流。

两年前，经夏志文的点拨，郑光明才悟到了这一点，把脸面从开了七八年的别克换成了奥迪A8！郑光明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悟性不高，甚至是落伍的。

与时俱进的精髓是什么？那就是人的思想踩准社会进步的节拍。

郑光明的脑海里不禁闪过夏志文的这句至理名言，自嘲地笑了笑。

别看夏志文表面上是个媒体人，骨子里却更像个商人。五年前，他抓住房价上扬的趋势，一口气买下了时代大厦的第八、九、十层。第十层用作办公，其他两层出租。在寸土寸金的东州，单单是租金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更何况，还有自然生成的房价差，少说也有七位数！

市场经济的规律只有一条，优胜劣汰。想要活下去，就先要豁出去。

郑光明跟司机吩咐了几句，下了车，径直走进时代大厦。

夏志文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看得出来是有意为之。

做媒体的人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上至官场，下至平头老百姓，三教九流，察言观色，嗅觉灵敏是他们的特长。

私底下，他们也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该下什么样的套，该如何找切入点，心中自有一本小九九。

不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吃不透人情世故，想要在这个行业混下去，混得风生水起的机会几乎为零。

把媒体干好的人个个都是人精，夏志文更是人精中的人精，一手一把刷子，轻易不表明立场，让人摸不着头脑，亦正亦邪。正，表现在他敢于利用《视觉》周刊这个平台，揭露一些黑幕，得罪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而邪，是指他那副看似颇具亲和力的笑容背后隐藏着一双精明而又工于心计的眼睛。他能在揭露黑幕的同时，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称兄道弟，打成一片。

熟悉夏志文的人都知道，他办公室的门一般有三种状态。对于下属是紧闭着的，进门前必须得敲，而且要敲得有节奏，不能太响也不能太轻，这是规矩。对于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人是虚掩着的，既得体又合理，显然，在他的眼里，郑光明属于这一类人。还有就是完全敞开，不仅敞开，而且他还会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等候，来者往往都是身份档次比他高的人，以领导干部居多！

刚进门，还未等郑光明开口，夏志文抬头笑了笑，便说：“老同学，来啦，坐。品

尝尝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西湖龙井,这可是我托朋友从杭州的茶园里采摘下来的新茶。”

这就是夏志文,明知道你来干什么,却从不主动开口去问。

当然,郑光明的来意也很明确,绝不是为了叙旧那么简单。而是为了投个石,问个路,毕竟叶茜是夏志文一手捧起来的专栏作家,而且干的就是媒体这一行,对于叶茜攻击自己的那条微博,夏志文显然是关注到了。

郑光明对茶只是略懂一二,大致地能区分什么茶是什么样的香气。在他看来,真正的茶道讲究的是韵味、是意境。刻意地去玩,去装,只会是东施效颦!

可眼下东施效颦的人不止夏志文一人,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满身的世俗气和铜臭味,却非要表现得文化气息十足,开口闭口就是什么铁观音啊,龙井啊,大红袍啊……实际上他们连铁观音和龙井到底是什么茶都区分不清。

没办法,东施效颦的多了,东施也就成了西施。指鹿为马那档子事儿古来有之。

“好茶,好功夫。香气和口感都恰到好处。”郑光明迎合着笑了笑,转而故意叹了口气说,“老夏,说实在的,我真的是挺羡慕老同学你的。”

“羡慕我?!”夏志文突然大笑了一声,笑中带着一半的理解,却又有一半的不解,说:“我说老同学,在东州我夏志文充其量只能算个小角色,你可是鼎鼎大名的民营企业家兼慈善家。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才是!”

“人怕出名猪怕壮,不知道有多少人盼望着我躺在案板上任人宰割才是。”郑光明自嘲地笑了笑,转而开门见山地说,“老同学,这次你可要帮我把把关,探探底啊!”

“我?!”夏志文依然装作不知,却又话里有话地问,“老同学,你不会是让我去帮你做卧底记者,设埋伏,打游击吧?”

刚才落座时,郑光明有意瞟了一眼夏志文手上的IPAD,显示的页面正是新浪微博。

“现在的战火可是烧到微博上了,那可是正面战场,想打游击都难喽。”紧接着郑光明又是一刀切入,“而且放火的就是《视觉》周刊旗下的首席专栏作家叶茜女士,烧的又是老同学我。你……”

“哦……你说的这件事情啊。”夏志文故作恍然大悟状,“我上午在微博上看到了,不过刚才手头上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忘记了。这人一上了年纪,记忆力也跟着

衰退了。抱歉，抱歉！”

顺势他又把问题抛给了郑光明，问：“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出意外，过个几天，这条消息，就会席卷全市，成为大新闻。”

“是吗？有这么严重？老郑，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提到“不至于”时，夏志文的语气不像是疑问，而是一种坚定。显然，他的感情更倾向于叶茜，而不是郑光明这个老同学。

这也正常，毕竟叶茜作为《视觉》周刊的首席专栏作家，能给他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郑光明和他有的只是所谓的同学之情。

感情在金钱面前往往是脆弱的，钱是泰山，感情就是鸿毛，鸿毛和泰山的比喻只有在面临生死的时候才能体现价值。除此，根本没有可比性！

虽说谈钱伤感情，但谈感情也同样伤钱。

他边琢磨着边说道：“老同学，你对东城集团也有所了解。叶茜女士所描述的到底是不是事实，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吧。我想，这里面应该存在着某种误会或者是误解。我觉得，最起码的，作为一位知名的、有良知的学者，叶茜女士至少应该出来辟个谣，澄清事实吧。”

夏志文沉默了片刻，随着一声清脆的打火机声，淡淡地说：“坦白地说，我和叶茜相识多年，合作多年，她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我相信她是不会平白无故地去诋毁一个人，也许她也是受到了某种误导。当然，老同学你的为人我也是了解的。看到微博后，我试图联系过叶茜，但她的手机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等联系上，我来做个和事佬，大家出来见个面，好好地谈一谈，消除误会！不过，具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只是个局外人，不好下判断。”

夏志文的话听着像是在做调解，打圆场，为双方着想。但从始至终，他心中的感情天平，都是倾向于叶茜的。

以前只觉得他是个人精，没想到还是个太极高手。

聊了半个小时，郑光明看了看时间，觉得差不多了，该说的都说了，该表明态度也表明了。便打了个招呼，道了声谢，准备起身离开，没走几步，夏志文又叫住他：“老同学，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郑光明没说话，笑着点了点头，示意他问。

“你说会不会有人在背后抓你的把柄，借机捅篓子，冒充叶茜女士来攻击你呢？毕竟你做慈善的方式，在东州也算引起了许多非议。这一点，我之前也提醒